

云南民族出版社

云南文史论集

(之二)

云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 编
云南省文史研究馆

云南文史论集

(之二)

云南民族出版社

云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
云南省文史研究馆 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云南文史论集 .2/张亚平主编: 云南省文史馆编.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0.8

ISBN 7-5367-2019-X

I. 云… II. ①张…②云… III. 文史-研究-云南-文集 IV. K297.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42127 号

责任编辑: 欧燕生

装帧设计: 蒋 剑

云南文史论集 (之二)

云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 编
云南省文史研究馆

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大观路 94 号)

云南省农垦印刷包装厂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5 字数: 250 千

2000 年 8 月第 1 版 200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500

定价: 34.00 元 (平)

42.00 元 (精)

前 言

翰馆扬葩四十年，崇文敬老广延贤；
钩沉索隐拾遗缺，鉴古知今佐选铨。
各秉丹心陈一得，竞输余热奉三滇；
宏扬国粹勤操劳，更集琳琅作庆筵。

这是云南省文史研究馆名誉馆长李群杰的诗，它形象地概括了文史研究馆的性质、特点和研究、创作风貌。

作为省人民政府领导下具有统战性、荣誉性的文史研究事业单位，云南省文史研究馆自1954年成立以来，体现敬老崇文的办馆宗旨，本着量力而行、尽力而为、拾遗补缺、各展所长的原则，组织并支持馆员著书立说、编辑书刊；撰写“三亲”（亲见、亲闻、亲历）史料；编史修志；参加社会文化教育工作；进行书画艺术创作、交流，以及开展海外联谊活动。46年来，整理文史资料，开展学术研究，弘扬传统文化乃至推进祖国统一，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好的影响。

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得到进一步贯彻，一大批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的学识渊博、极负名望的专家、学者、艺术家相继被礼聘入馆，馆员队伍的知识、年龄结

构得到改观，文史馆也由“文老贫”、“养老院”向“文老名”、“翰林院”转变。更兼我国改革开放的大好局面，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为文史馆事业的蓬勃发展开拓了新天地。正所谓“盛世重耆旧，文史资研讨。”馆员们并不满足于以往取得的成就，仍然焚膏继晷，孜孜以求，就是要把盛世情怀，化为报效祖国的诗文。他们整理文献，校点古籍；开展学术理论研讨。举办书画展览及创作笔会；送文化下乡，送书画到军营、到乡村，活跃基层文化生活，对文史研究馆事业作出了创新与发展，又为我省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了贡献。

廿年之间，云南省文史研究馆支持馆员出版历史、考古、文学、宗教、民族、艺术等个人专著 40 余种（本），又发挥馆内人才荟萃的优势，集群贤之力，筹划并参与编撰大型工具书《云南辞典》（1993 年）；编辑出版《馆员书画作品选》（1993 年）、《云南文史论集》（之一）（1994 年）、《云南廉政名人录》（1997 年）、《馆员书画作品精选》（1997 年），为《全国文史笔记丛书》编撰《滇云片羽》（1993）、《云岭拾穗》（1994 年）两书。随着史料整理研究工作的逐步深入，自 1996 年起，又确立了抢救、整理、重印卷帙浩繁的《云南丛书》这一重大课题。在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前期的搜集资料工作已顺利完成，随即着手择精选优，抢救重印工作。至 1999 年 2 月，《南园漫录校注》正式与读者见面，为治滇史、了解边陲风物提供了重要史乘。而入选第二批重印的先贤旧著《滇考》、《滇诗丛录简编》亦将不日付梓。可以预期，在不远的将来，这些传世甚稀的云南重要文献，将在展示传统文化、促进精神文明、社会进步的历程中，闪现出耀眼的光芒。

《云南文史论集》（之一）原为馆庆 40 周年，汇报馆员文史研究风貌而结集出版。迄今 5 年有余，而馆员的学术研究工作与日俱进，力作佳篇不断面世，故有今日续出之举。

值此千年回首之际，我们从馆员和本馆文史研究人员的大量论述中，选择了一部有分量的《云南文史论集》（之二）呈现在读者面前。这是文史馆献给新世纪的一份厚礼。

全书收录了近年来文史馆员和本馆研究人员共同撰写的 31 篇学术理论性较强、史料价值较高的文章，涉及古代史、近现代史、书画艺术、诗词古文等各种内容，构成了我馆文史研究成果的多彩景观。每一位读者都是最好的审评者，你们将从书中窥见一个多侧面、多角度的学术研究的时代缩影，它不仅展现出一些新颖的学术思想观点，和丰富的文史知识，以及馆员的研究信息，开拓了新视野，更透视出一个清晰的社会主义文史繁荣的图景。在本书文章中，有深沉厚重的历史探索；有赏心悦目的诗画鉴赏；有真知灼见的理论力作，相信读者会从中获益。文史馆聚集了我省一批有学识、有声望的耆宿名士，在钻研典籍，著书立说；稽考史乘；或评鉴诗画，或挥写丹青，为云南地方文化、艺术，焕发时代的风貌，作出积极的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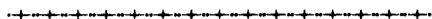
限于时间及资料不足，加之编者学识简陋，错谬难免。古语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实望读者、同仁不吝赐教，至为感谢。

本书在编辑出版过程中，得到云南民族出版社的大力支持，谨表谢忱。

张亚平 汪 宁

2000 年 1 月 1 日

目 录



前言	张亚平 汪 宁 (1)
----------	-------------

《昆阳县志》序	李群杰 (1)
略论兰止庵先生的《滇南本草》	李东平 (4)
我怎样读《庄子》	王运生 (20)
云南古代官印集释	孙太初 (28)
“滇越”与“蜀布”浅探	徐文德 (42)
滇剧源流初探	李 瑞 (53)
傣族叙事诗的美学风貌	王国祥 (59)
释“武王伐纣，前歌后舞”	汪宁生 (77)
五华、经正、育材书院考略	李孝友 (87)
从《诗经》看家庭形态由母权到父权的转换	汪 宁 (99)

论“一二·一”运动的历史作用与现实意义	王 樵 (106)
历代学生运动与昆明“一二·一”运动	李行健 (124)
二三十年代的昆明文艺	熊朝隽 (137)
浅谈文化与经济的结合	张 长 (149)

学习华侨历史，认识华侨本质， 为云南改革开放做好侨联工作	李小峰 (154)
略论楹联中的重字	周嘉禾 (167)
顾炎武《广师》解读	雷声普 (171)
《沧浪诗话》“兴趣”辨识	蓝华增 (186)
云南古代诗史述略	赵浩如 (206)
雪山文脉传千古——兼谈土司文化的评价	余嘉华 (229)
读诗札记四则	刘贵荣 (249)
艺术随想	刘傅辉 (253)
篆刻杂谈	段雪峰 (259)
中国画现代定位思考	陈蜀尧 (266)
一方水土	梅肖青 (271)
传统绘画的嬗变——浅议毕加索艺术	陈绕光 (275)
老颠堂散记	天永茂 (280)
试论董希文艺术的美学特征	姚钟华 (286)
论“六法”与中国画的继承和发展	柯德恩 (294)
漫谈中国画题款	彭 放 (311)
中国山水画艺术——兼谈艺术精神和艺术境界 ...	张亚平 (321)

《昆阳县志》序

李群杰

史学益进而益密，史体益演而益繁。匏史断代，遂为乙部之宗。而国别为书，肇自先秦。墨子所谓百国春秋，孔疏所谓百二十国之宝书是也。昔之国，今之县，则县志之权輿由来尚已。然断代为书，虽为纪传正则，或先后之复沓，或因革以难寻，美矣，未尽善也。惟分县为书则放焉而准俟之不惑。至人有作而孰以易之。盖一地之史，范围不遗，希苓、参术，并畜兼收。微论史学家、地学家因以为资。抑凡社会科学家、自然科学家，于兹取材，为徒众矣。顾亭林之《天下郡国利病书》，朱竹宅之《日下旧闻》，钱辛楣之《辽史拾遗》，陆心源之《宋史翼》，亦多资于是。而近人之取教材、甄史迹者，尤如入山取材，沉网罗珊，更僕而难遽终也。抑县志之质，凡私家著述，官府文移，金石遗文，图象谱系，方言风谣，殊族语系，匪但为国史基石，抑可证国史舛讹，济国史之穷。其为用也綦钜，夫往代史籍，貽讥于帝王世谱，虽以司马公之《通鉴》不免抨弹，以失平民化而不足以表现过去社会体象之全部也。方志不然，萃焦点于群众，聚精华

于闾阎，社会制度、礼俗习尚、民生利病、委曲隐微，非正史所能详，亦非正史所及详者，无不如犀鼎之著、星日之陈，而珍贵史料每于志焉是辑，盖社会学术，经济资料，不见正史，而著于方志者极繁。其轶事文征，亦社会史料之渊藪。永清县志载女真汉化，丰润县志杂记特业。宣化志有卫官里宅之书，曲阳志有同业世婚之载，新城益都等志记载风气物况之类，珍贵史料，指不胜屈焉。昔人曰有千秋不刊之书，无百年不辑之志，不綦然哉。昆阳旧志，昉于万历，续于康熙，而荡为飞烟，无复踪影。道光间博白朱庆椿来牧是邦，锐志修辑，始有成书。然体例荒略，纪述舛陋，不足以登著作之林。民国 17 年，邑绅宋蕃、李毓秀等，继续纂辑，因仍旧贯，略事甄续，而又皆泛涉全国或通省之陈文也。继经刘润畴、陈小圃两先生润色，然实质依然，雕朽罔济通识病焉。32 年，彭寄甫先生因疏散来此，邑绅朱瑶卿、冯绍禹、武蕴璧诸君，请行删润，而余适莅任，以为另订体例、搜罗志材，开局编纂，始克成善本以问世。开会集议，询谋金同，乃呈准民厅成立志局，请彭君任总纂，瑶卿、绍禹两君任分纂，各科科长、各乡镇乡镇长分任采访，蕴璧及杨汉超、李子石两君为采访之督导。而余主其事。时经年余，倏尔观成。起例发凡，扬榷至再，融新旧于一炉，汇古今为一昔，爬罗剔抉。缕析条分。虽不敢与武功灵寿上下颃颥，亦泱泱大观。庶几可告无罪于风雅之林矣。乌乎，不知史地之沿革，不足以言政治之规恢。官斯土者，其必以此书为设施展布之息壤也审矣。矧文化现象，先正典型，部居而州次，棋布而星罗，上宪之问俗观风，邑人之观摩激励，盖亦有取于斯，岂第为学士大夫考献征文之资而已哉。然则戎马倥偬之中，与有志诸公。苦心孤诣。竭蹶奔趋而为此者，匪第风雅之扞扬，抑亦政教之嚆引，涵煦甄陶为不负矣。民国三十四年秋，丽江李群杰序于昆阳官廨。

李群杰：1912年生，云南丽江人，纳西族。云南文史研究馆名誉馆长、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云南书法家协会主席、云南省党史研究会会长。1995年1月在云南美术馆举办了个人书法展。出版作品有《李群杰书法作品选》、《太平天国政治思想》。

略论兰止庵先生的《滇南本草》

李东平

明代云南嵩明学者兰止庵先生所著《滇南本草》一书，记载了滇南所产中草药约三百种，每种均详其形状、性质、药理、功用及调剂、配方、服法和部分验方案例，在学术研究和临床实践方面，都有很高的参考价值，早已蜚声中外，为植物、医药界人士所习知。但有关《滇南本草》和著者本身的一些重要问题，尚有研究探讨、澄清解决的必要。爰就所知，略论如下：

一 《滇南本草》是否兰止庵所著？

提出这个问题是由于有人认为《滇南本草》是后人依托兰止庵之名而伪作的，并已载入《昆明县志》：

清道光《昆明县志》卷二：“《滇南本草》，旧传兰茂作。考茂为明初人，其卒在正统以前，而此书自序，题为崇正（祜）甲戌，其为依托可知矣。”

按兰止庵生平著作甚富，其所著书及生平事迹，首见明正德《云南志·兰茂传》：

明正德《云南志》卷二十一：“兰茂字廷秀，杨林千户所籍，河南洛阳人。年十六时，凡诗文过目辄成诵。“既冠，耻于利禄，自扁其轩止庵，号和光道人，自作《和光传》，又称玄壶子。所著有《玄壶集》、《鉴义折衷》、《经史余论》、《安边策条》、《止庵吟稿》、《山堂杂稿》、《碧山樵唱》、《桑榆乐趣》、《樵唱余音》、《甲申晚稿》、《梅花百咏》、《咏堂风月》、《蘋洲晚唱》、《韵略易通》、《金粟囊》、《中州韵》、《声律发蒙》、《四言碎金》等书，滇人传之。其余医道、阴阳、地理、丹青，无不通晓。治家，冠婚丧祭，一体文公礼，男不入内，女不出外，不作佛事。年七十四而卒。”

凡兰止庵所著书，均已列举，而独无《滇南本草》之名。其中《止庵吟稿》、《碧山樵唱》、《山堂杂稿》、《声律发蒙》、《韵略易通》又经明万历《云南通志》著录，《韵略易通》并经《四库全书》存目于经部小学类。正德《云南志》刊于正德五年（1510），距止庵的年代较近，据《新纂云南通志·兰茂传》：止庵洪武三十年丁丑生，成化十二年丙申卒，即公元1397—1416年，相隔不及百年，应该认为是最可靠的传记，止庵如著有《滇南本草》，自应列入。即使漏列，稍后的万历《云南通志》、天启《滇志》亦应著录，但明代三通志对此书均缺如，则只能认为是止庵未有此书，或即有此书而在明代并未流传。

清代初年文献记及止庵事迹的有：

康熙《云南通志·兰茂传》：“兰茂字廷秀，嵩明杨林人。冲澹简远，不乐仕进。读书过目成诵，耻为章句学。返求六经，究心关、闽、濂、洛之微，欣然有得，乃匾其居曰止轩，以著述自娱。其所为诗文皆高古有深意，一时学者宗之，崇记乡贤。”

康熙《嵩明州志·兰茂传》：“兰茂字廷秀，杨林人。性聪颖，过目成诵，年十三通经史，长益嗜学，于濂、洛、

关、闽之学，焕如也。赋性简淡，不乐仕进，尝颜其轩曰止庵，因自号焉。留心经济，正统时，大司马王骥征麓川，咨其方略，遂底其平。所著有《元壶集》、《鉴例折衷》、《经史余记》、《韵略易通》、《止庵吟稿》、《安边策条》、《声律发蒙》诸书行于世。与安宁张维齐名，一时学者宗之。年八十卒，崇祀乡贤。”

李澄中（康熙庚午典试云南）《兰隐君祠堂记》（《滇系》又作《兰先生祠堂记》）：“庚午冬，余自滇南奉使回，至杨林，迟客。闻其地有兰先生者，讳茂，字廷秀，号止庵，明洪武时人。少有大志，不就，乃潜心理道，淹通经史，凡黄冠缙流，医方卜筮，星历风角之书，靡不穷其奥，乡里称为贤。会王尚书骥征麓川，先生授以方略，遂成。‘若要麓川破，船往山上过’，……居人至今犹传其语。所著有《元壶集》、《鉴例折衷》、《经史余论》、《安边策条》、《止庵吟稿》、《声律发蒙》、《山堂杂稿》等书行于世。四方学者，多师事之。年八十，卒于家。”

雍正《云南通志·兰茂传》：“兰茂字廷秀，嵩明人。读书过目成诵，耻为章句学，返求六经，究心濂、洛、关、闽有微，欣然有得，乃扁其居曰止轩。冲淡简远，以著述自娱，所为诗文皆高古，可法。”

康熙、雍正两《通志》所载大略相似，认为他是一位正统的儒家学者，对其著作，则未列目录。康熙《嵩明州志》是止庵里籍的地方志书，当然也是很具“权威性”的，传中所列举的止庵所著书目，虽不及正德《云南志》的详尽，也是与之相符合的。如正德《云南志》漏列了《滇南本草》，《州志》必然为之补入，何以同样未见列入？李澄中以典试官来云南，回途经杨林，咨询乡老，为止庵祠堂作记，必然对止庵的一切情况，详细了解，而所列书目，亦不及《滇南本草》，且记中明说止庵“医方卜筮，

星历风角之书，靡不穷其奥。”是已留意到止庵是精研过“医方”的，何以对此鉅著，竟然忽略？知而不录，是说不过去的。即未见本书，亦当有所闻，所咨询的乡客，亦当有所告，而竟似一无所知，实难明白其究竟。由此可见，在此时及此时之前，尚未有止庵所著的《滇南本草》为世所知。

《滇南本草》为世人所知，当在清乾隆以后。嘉庆年间，吴其浚著《植物名实图考》，引录了《滇南本草》文字及图形七十八条、幅，可以证明嘉庆时已有绘图的《滇南本草》行世。但吴氏所引录入书的《滇南本草》的文字或图形，又有与后来传世的《滇南本草》不同之处（详见后文），吴氏于引录时也未注明所据者是何版本，也没有提兰止庵名，只说是《滇本草》。稍后于此的道光《云南通志稿》正式著录了止庵所著的《韵略易通》和《元壶集》，对于《滇南本草》仅在附注中提其名，而又明指系经“后人所增纂”：

道光《云南通志稿·艺文志·滇人著述之书》元壶集条后注云：“庚序（指贾庚所作《元壶集序》）称茂更著有《鉴例折衷》、《经史余论》、《安边策条》、《山堂杂稿》、《樵笛余音》、《止庵吟稿》、《韵略易通》、《声律发蒙》、《性天风月》等书，凡数十万言，即其游艺寄道如《元壶集》。《白云经》、《难经发明》诸书，亦不下数十万言。考《明史·艺文志》小学类但载兰廷秀《韵略易通》二卷，《一统志》称杨林兰茂著《元壶集》、《鉴例折衷》、《经史余论》三编。《云南府志》三编外，亦惟称茂著《安边策条》、《止庵吟稿》、《声律发蒙》、《山堂杂稿》四编，其庚序所列诸篇，悉不概见。而滇中流传，惟学政乌程孙人龙所刻《声律发蒙》遍于塾中。至茂所著《滇南本草》，亦每为后人增纂。盖茂著述虽多，残缺淆混，不可考订矣”。

可见清嘉庆、道光年间，是有《滇南本草》一书流传的，但

道光《云南通志稿》不予著录，理由是除《韵略易通》、《元壶集》外，茂所著书，“残缺淆混，不可考订”。《滇南本草》则肯定是“后人增纂”过的。

到了同治十二年癸酉（1873），止庵的乡人管暄、管浚兄弟才整理出一部《滇南本草》，于光绪十三年丁亥（1887）交由昆明务本堂刻版，于次年印行。书前有管浚叙、兰茂《滇南草本序》、周源清序、李文煥《重刻滇南草本序》各一篇。书名是《滇南草本》而不是《滇南本草》。成书经过，管、李二序，言之甚详，节录如下：

管浚序：“先生著作甚多，明末兵燹，残缺无存，其或存者，传写多讹。如《滇南草本》附《医门览要》一书，先前未经刊刻，故所存者鲜。延及于今，二百余年，犹多遗失，良可慨也。余承先代遗泽，窃幸家有残篇，奈年远代湮，不无废坏。余长兄暄，于癸酉年春，向里人中寻访旧存，互于校对，亲为抄补，此书乃为之全备。但私之于己，其获益有限，不知公诸于世，其为利甚溥也。余念及此，因重订之，即捐家藏遗本一部，刊刻流传”。

李文煥《重刊滇南本叙》：“兰芷庵先生，功深好古，志切济世，研心草木数十年。味其甘辛酸苦，明其温燥凉热，图其柯叶形状，附著《医门览要》二卷，于是滇南之一草一木，悉有功于人世，而流传不朽矣。洎明鼎革，遗编燬于兵燹。国朝二百年来，是书益不可考。本堂主人王君级三，利济樱怀，不忍是书之失，搜罗搜辑。丁亥仲冬，乃得管文明昆季劫灰拨存家藏善本，不吝工资，重加剞劂。正其帝虎乌焉，厘其条目篇什，越一载而书成。”

综此二序，可以看出：一、止庵所著书，大都燬于明末兵燹，残缺无存，包括《滇南本草》在内，原书已“不可考”。二、《滇南草本》附《医门览要》一书，未经刊刻，而管氏家藏有

“残篇”，也已“废坏”，此本是管暄“向里人中寻访旧存”，校对“抄补”而成的，并又经管浚“重订”。三、务本堂主人王级三得管氏兄弟的抄补本，又经过“正其帝虎乌焉，厘其条目篇什”的加工工作才“重加剞劂”印行的。四、务本堂所刊之本，名为“重刊”，实系“新刊”，因管、李二序均明确指出前此并未有已刊之本。五、管浚序和李文焕序对于书名均直书为《滇南草本》，似不知有《滇南本草》之名。而吴其浚《植物名实图考》和道光《云南通志稿》久已流传，应该知道是名为《滇南本草》的，何以又题名为《滇南草本》？如非有误，即是故意标新。六、管氏兄弟及王级三都曾见及某些“旧存”残本。

自此以后，《滇南草本》五卷本遂行于世，但同时或前于此时的云南地方文献如师范《滇系》、袁文典《滇南诗略》、陈荣昌《滇诗拾遗》、李坤《滇诗拾遗补》等，都称止庵著有《滇南本草》而不言《滇南草本》。至《新纂云南通志·艺文考》则于《滇人著述之书·医家类》下分别著录《滇南本草》三卷，《医学览要》三卷，谓二者系“并行之书”。文云：

“《滇南本草》三卷，明兰茂撰。……本草书甚多，惟李时珍《本草纲目》一书为能集诸家之大成。茂生明洪武中，时李书尚未出而已成。《滇南本草》取精用宏，则尤难能而可贵。惟历时数百年，书坊刻本，鲁鱼亥豕，讹误百出，方技家假窃行术，益复擅加窜易，几失原书之真。其序文亦欠雅驯。辑刻云南丛书处得旧刻本精校，收入《云南丛书》”。

“《医学览要》二卷，明兰茂撰。是书分上下两卷，上卷专论脉法，浅显明透；下卷论方症，多本《金匱》，而治法加强。所举各症，尤与滇省气候相符，殆合《滇南本草》并行之书也。收入《云南丛书》。”

《新纂云南通志》系据《云南丛书》初编著录。《云南丛书》